

人有尊如或觴之謂主人設尊酌以獻尸賓出主人拜送反易服卽位而哭如或去之此禮說喪祭也易服祭服反喪服也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狀乎無形影然而成文狀類也言祭祀不見鬼神有類乎無形影者然而足以成人道之節文也

荀子卷第十三

荀子卷第十四○盧文弨曰此卷各本皆無注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倞 注

臣 王先謙集解

樂論篇第二十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
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
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
辨而不謬○盧文弨曰禮記樂記作論而不息史記樂書作綸
然向本作謬崔本亦同案詩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息亦是思字
此二字形近易訛也郝懿行曰謬乃別字古止作息樂記作論
而不息是也荀書多以謬爲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
蕙此又以謬爲息皆假借也

動人之善心

○盧文弨曰繁省史記同禮記作繁瘠

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

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

○盧文弨曰墨子書有非樂篇

故樂在

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閭門之內父子兄弟

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

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

○盧文弨曰禮記作節奏合以成文史記同郝懿行曰節以分析言之奏以合聚言之語甚明晰樂記作節奏合以成文則總統言之而此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於義較長

墨子非之奈何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

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

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

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

服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

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奈何且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

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

○盧文弨曰禮記齊作脩郝懿行曰齊才細切謂分齊也樂記作脩假借字耳先謙案史記樂書作齊是故喜而天

下和之怒而暴亂畏之先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而墨子非

之故曰墨子之於道也猶瞽之於白黑也猶聾之於清濁也猶

欲之楚而北求之也

○先謙案各本脫欲字據宋台州本補正夫聲樂之入人也深

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爲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

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

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然後名聲於是白光輝

於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師

○先謙案師長也說詳儒效篇

是王者之

始也樂姚治以險則民流優鄙賤矣流優則亂鄙賤則爭亂爭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矣故禮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曰脩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脩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之事也。先謙案序官以下語見王制篇審誅賞當為審詩商之誤說墨子曰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為之過也君子以為不然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先謙案史記作其風移俗易語皆未了此二語相儷其政令一其防表明句法一例上文聲樂之入人故先王導之也深其化人也速即是此意讀者據下文妄改耳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脩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齊衰之服哭泣之

聲使人之心悲帶甲嬰鉞歌於行伍使人之心傷。俞樾曰歌使人之心傷義不可通傷當為揚荀子書多用揚字脩身篇曰加揚悍而不顧注引韓侍郎云揚與蕩同字作心邊易謂放蕩兇悍也又榮辱篇曰揚悍憍暴注亦云揚與蕩同歌於行伍則使人之心為之動蕩故曰使人之心揚揚傷形似因致譌耳先謙案說文肖司馬法姚治之容鄭衛之音使人之心淫紳端章甫作率又見議兵篇姚治之容鄭衛之音使人之心淫紳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莊故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視女色口不出惡言此三者君子慎之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應善惡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君子以鐘鼓道志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磬管。盧文弨曰元刻作簫管與禮記同故其清明象天其廣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於四時。盧文弨曰元刻周旋作隨還故樂行而志清禮脩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

下皆寧美善相樂。謝本從盧校作莫善於樂盧文弼曰宋本易俗又以孝經言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改為莫善於樂也。知美善相樂正承上五句而言唯其樂行志清禮脩行成是以天下皆移風易俗而美善相樂此樂字請喜樂之樂下文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云云皆承此樂字而言若改為莫善於樂則仍讀禮樂之樂與上下文皆不相應矣樂記亦云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此下若繼之曰莫善於樂尙成文理乎仍當依宋本作故曰樂者樂也君美善相樂爲是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樂者所以道樂也金石絲竹所以道德也樂行而民鄉方矣故樂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非之且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人心矣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墨子非之幾遇刑也明王已沒莫之正也愚者學之危其身也君

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惡善不此聽也。顧千里曰德字疑當注亡宋本與今本同蓋皆誤俞樾曰自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至弟子勉學無所營也十八句皆有韻之文獨德字不入韻當必有誤荀子原文疑作乃斯聽也斯與此文異義同乃斯聽也與不此聽也反復相明古人用韻不避重複如采薇首章連用二微字之故句正月一章連用二自口字十月之交首章連用二而微字車牽三章連用二庶幾字文王有聲首章連用二有聲字召見卒章連用二百里字並其例也後人疑兩句不得疊用聽字因改上句爲乃其德也不特於韻不諧而亦失其義矣於乎哀哉不得成也弟子勉學無所營也。盧文弼曰元聲樂之象鼓大麗。盧文弼曰宋本作天麗先謙案作大者是鼓麗說文周禮六鼓雷鼓八面鼗鼓六鐘統實。先謙案統者鐘面路鼓四面鼓鼓鼗鼓皆兩面鐘統實。統者樂爲君樂叶圖徵曰據鐘以知君鐘聲調則君道得實者成實。磬廉制。先廣雅釋詁廉校也磬有間校曰廉禮記樂記疏制謂裁斷也磬以明貴賤親疏長幼之節是有制也詳白虎通禮樂篇下文莫不廉制亦謂舞之容節也竿笙簫和。王引之曰簫當爲肅言竿莫不廉校而有裁斷也竿笙簫和。笙之聲既肅且和也漢書劉

向傳曰雜選取賢罔不肅和是也。字笙肅和筦簫發猛。項篴翁傳三句相對為文。今本肅作簫者。因字笙二字相連而誤。加竹耳。又下文云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竿。笙篴簫似星。筦簫發猛。辰日月。今本竿笙下有蕭和二字。亦因上文而衍。篴翁發猛。先謙案樂書集解引王肅。填篴翁博選。江賦曰。翁當為滄文。日猛起發揚。是發猛同義。填篴翁博選。江賦曰。翁當為滄文。香翁博選。滄文也。博瑟易良。先謙案非十二子篇云。其容與滄亦一聲之轉。瑟易良。良注。良謂樂易也。是易良同義。琴婦好。以終篇俞樾曰。賦篇蠶賦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注云。女好柔婉也。婦好當歌清盡。反復以盡之。舞意天道兼與女好同。亦柔婉之意。

鼓其樂之君邪。故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竿。笙簫和篴。簫似星辰。日月。靴。柷。拊。壘。柶。似萬物。郝懿行曰。拊。壘。柶。論篇作拊。籥相。籥亦皆樂器名。所未聞。曷以知舞之意。曰。目不自見耳不自聞也。然而治俯仰。詘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鐘鼓俯會之節。而靡有悖逆者。取積意譁譁乎。盧文弨曰。元刻無意字。

譁譁文作譁。云語譁譁也。直尚切。元刻正同。郝懿行曰。此論舞意。與眾音繁會而應節。如人告語之熟。譁譁然也。

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盧文弨曰。案禮記鄉飲酒義。此為孔子之言。句首孔子曰。三。字似。主人親速賓及介。而眾賓皆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眾賓皆入。貴賤之義別矣。元刻作自與禮記同。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眾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謝本從盧校。無降字。有降字。與禮記同。王念孫曰。元刻。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是先謙案宋本奪降字。今從元刻。

入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二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謝本從盧校。無洗字。盧文弨曰。元刻。沃下有洗字。與禮記同。王念孫曰。元刻。是焉字。下屬為句。說見劉氏經傳小記。先謙案宋本奪洗字。今從元刻。知其能弟長而

無遺也降說屢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
寶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
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是足以
正身安國矣○虛文昭曰元刻無是字與禮記同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
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亂世之徵○虛文昭曰舊本不其服組○先謙案書禹貢馬注
其容婦其俗淫其志利其行穢其聲樂險○先謙案廣雅其文
章匿而采○先謙案匿讀為隱其養生無度其送死瘠墨○柳
日禮論篇云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瘠刻死而附生○柳
謂之墨墨者墨子之教以薄為道也瘠亦儉薄之意賤禮義
而貴勇力貪則為盜富則為賊治世反是也

荀子卷第十四

荀子卷第十五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臣 王先謙集解

解蔽篇第二十一 蔽者言不能通明滯於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曲一端之曲說此時各蔽
之。○先謙案是時二句當治則復經兩疑則惑矣○言治世用禮
在如物壅蔽之也下。○常之正道兩疑謂不知一於正道而疑蔽者為是一本
常之正道兩疑謂不知一於正道而疑蔽者為是一本○疑惑矣。俞樾曰兩讀如兩政之兩桓十八年左傳並后匹嫡
兩政耦國是兩與匹耦義同疑讀如疑妻疑適之疑管子君臣
篇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適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
相之臣此國亂也字亦作擬韓子說疑篇肇有擬適之子配有
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
意與管子同天下之道一而已矣有與之相敵者是為兩有與
之相亂者是為疑兩焉疑焉惑從此起故曰兩疑則惑矣如楊
注則疑即惑也於義複矣一本○則不得其解而誤乙其文也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今諸